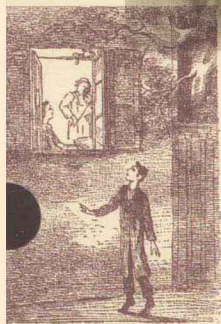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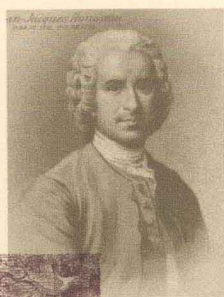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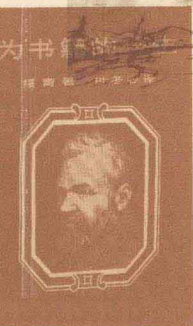


难忘的书与人

汪家明 著



难忘的书与人

汪家明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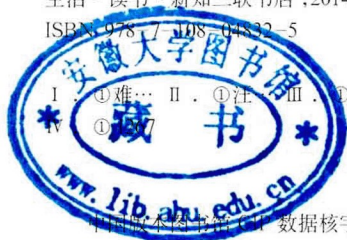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忘的书与人 / 汪家明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1

ISBN 978-7-108-04832-5



I. ①难… II. ①汪…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 ① 2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173号

责任编辑 詹那达 李学军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网 址 www.sdxjpc.com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75
字 数 199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31.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写在前面

编一本比生命还长的书——哪个做编辑的不想呢？

转眼间做编辑已经三十年了。若将在大学编刊物乃至少年时自写、自编、自画插图的“文集”算在内，则有四十多年之久了。编书的梦似乎是毫无来由、不知不觉地做了这样久，至今也不能说清醒。

少年时写诗、散文、小说，也写所谓的“杂感”，然后编目录、页码，起书名，装订，裁切，弄了好几本，后来在某种思潮和情绪的推动下付之一炬——这大约是多少文学爱好者的经历。大学期间编了四个名目的刊物，先是自办，后是系办，再后是校办，均忝列“主编”。这些刊物倒是保存下来了，至今压在箱子底，若翻出来看，编校肯定不合格，但其中文章后来多在公开刊物发表，其中作者也有当今的博导、名家。若仅以培养作者论，或还值得炫耀？

也算因缘际会，大学毕业教了两年书之后，还是回来做“编之梦”：在一家杂志做了九年；后受命操办一家出版社，一干又是九年；调来京城出版社，忽忽也已十多个年头了。在杂志所做，最难忘《运河风情录》、《青岛·老房子的故事》两个专题，各连载一年。在出版社二十年策划和编辑了一百多本书，其中有些书仍在再版，多数却销声匿迹；有过成功的喜悦（如《老照片》），也有遗憾和痛的败绩。

令我深深遗憾的书，莫过于孙犁的《芸斋书简》。《芸斋书简》是孙犁数十年的书信集，分上下两卷。他是一个不喜欢见人而喜欢写信的人，也是一个珍惜自己文字的人。晚年，他请朋友帮忙收集自己的信件，前后多年，并多次在与朋友通信中，感叹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直到1997年秋，由我责编、蔡立国精心设计的《芸斋书简》终于出版。我专程去天津送书。孙犁当时八十四岁，已封笔两年，大多时间躺在床上。书交给他时，他似乎十分冷漠，随手放在床头柜上。《芸斋书简》印七千套，销售不理想，最后打折处理了。

还有《百象图摘》和《成长文摘》。

世有“文摘”久矣，而无“图摘”，而现代图片类图书的极大丰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图摘”能够成立。起初起名《万象图摘》，但有《万象》杂志在前，遂取“人间百象”之意而命之。得有关部门许可，从第一期就以16开、月刊形式出版，但用的是书号。为此专门成立了编辑部，其中编辑、通联、翻拍、资料、设计人员一应俱全，月月由我主持召开编前会，拟定栏目结构和内容，并撰写编前语；编辑部诸君投入了极大心力，同时还要顶着亏损的压力。结果是，虽然赢得一些喝彩，但咬牙坚持二十个月，出版十八期，终因未能申请到正式刊号，无法扭转亏损局面而忍痛停刊。真是前功尽弃，于心不甘啊！

《成长文摘》是朱正琳的主意。在一天夜里，我们聊到凌晨3点，决心把这份办给心智特别活跃的高中生以上读者看的杂志做起来。朱正琳利用他的影响力，组织了一支荐稿队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文化英才，还延及海外文人，请他们将目力所及的好文章，尤其是一些深入浅出、适合中学生读的文章，推荐给《成长文摘》。这些文章曾经影响了荐稿者自己，也有可能作用于读者。《成长文摘》办了八期，

有了一批忠诚度很高的读者，但每期只有可怜的五千册，随着我离开那家出版社，不了了之。过了好几年，仍有读者来信问它的情况呢……

仔细想想，做了多年的“编之梦”，之所以是“梦”，就是因为未能变成现实。还有些书，如“名城照相簿丛书”、“老书”，则只是空想，连梦都没做成。不过，像许多前辈一样，多年的职业生涯，已经使我养成了一个“毛病”：看到一部好的稿子，就迫不及待地想推荐给更多的人。所以，书，还会编下去。

目 录

写在前面	1
------------	---

卷 一

叶雨书衣	3
为叶先生编书	8
“二老”的事	12
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史	23
翻档偶记	34
为书籍的一生	40
书痴范用	47
最后的贺卡	55
与同行谈心	58

卷 二

书日月	65
-----------	----

书中的印记	76
被遗忘的书	80
编读手记	87
久违的情感	113
四里山与致远书店	116
我的书架观	119
在校办刊纪事	121

卷 三

不死的《死魂灵》	133
悲剧的诞生	139
基督山恩仇	147
名家之宠	152
冰岛渔夫	161
从市集上来	168
顿河岁月	172
几代人的情和缘	179
维多利亚时代的乡土英国	184

卷 四

卢梭先生	193
------------	-----

湖畔的梭罗	203
文心与佛心	209
陋巷里的弦歌	216
汪曾祺的文与画	245
张炜小说集序	253
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	263
《张家旧事》新版小引	267

卷一

叶雨书衣

范用先生有个习惯：凡他喜欢的书，总是自己动手设计封面，或提出明确的意见（比如画出铅笔草图），交给美编制作。而这样印出来的封面，他都会留下一份整张的、未裁切的大样，贴在硬纸板上保存。久而久之，就有了一大摞（几十种）。

其实范用从1938年在汉口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改名为“读书出版社”）做练习生时，就开始设计封面了。他那时只有十五岁，经常被派去艺术家那里“跑”封面。有时候要得急，艺术家就当着他的面赶画，他看得有趣，回去就偷偷学着画起来——他打小喜美术，有点功底。一次，出版社的黄洛峰经理看到了，随口称赞几句，这给了他极大鼓励。以后有的封面就叫他设计。他设计的第一个封面是《抗战小学教育》。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对面是开明书店，丰子恺住在开明书店楼上。范用设计了封面，有时去请丰先生指点，还请丰先生题写过书名。

1948年读书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范用在上海，三联书店的二线单位骆驼书店出版一批外国文学名著，许多封面由他设计（那时书店人员极少，有时他还兼编辑校对）。雨果《巴黎圣母院》的封面字，是请黄炎培题写的；

高尔斯华绥《有产者》的封面字是从碑帖中集的。《巴黎圣母院》的四十三幅插图，是依据当时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的朋友买的一本画册复制的。1949年9月范用奉调到北京工作，1951年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在社内保留一个三联编辑部，由他分管。他同时分管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组。美编设计了封面，都要经他审批才能发稿，有时不满意，反复几次通不过，书等着印，他就亲自动手设计。

上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大量出版人文社科类图书，在全国造成深远影响。这是范用设计图书最多的年代。他那富有书卷气、简洁朴素、高雅大方、巧妙多变、极有个性的设计风格同样影响深远。

1981年，在范用的主持下，出版了杨绛的《干校六记》，书中记述了她和钱锺书在“五七干校”的生活。第一版的封面请丁聪设计，彩色的，几株大树，几座小房子。再版时，范用重新设计。他那时收藏了一本外国花草图案集，从里面选了一幅随风摇摆的小草图案，单色，放在一个两色叠压的方框里，简洁、纤巧，但不轻浮。这个设计后来得了全国装帧设计奖。

从1984年起，三联书店将《读书》上发表的专栏文章，辑成“读书文丛”出版。范用请美术编辑宁成春设计一个丛书标志，可是“连画了几个方案都没通过，直到画成他提示的‘一位裸体少女伴随小鸟的叫声在草地上坐着看书’才让他满意”——许多年后，宁成春这样回忆。这套书的封面主要用作者的手稿装饰，但有意识地把手稿断开，有的横着斜排，有的竖着斜排；横斜的像风，竖斜的像雨，风雨“下面是少女读书的标志。一动一静，处理得十分大胆、新颖”（宁成春语）。用作者的手稿装饰封面或者扉页，是范用常用的手法。他自己最满意的巴金先生《随想录》的设计也是这样：满版印银的作者手稿，压在

浅黄色的底子上，同样是作者手书的“随想录”三个大字，则用灰蓝色印在封面的右上方。黄地儿、银色手迹和灰蓝色的书名形成三个色调、三个层次，朴素中见出高贵。巴金特意写信称赞：“真是第一流的装帧！”

范用设计图书，一是讲究书的内容与设计的关系，二是讲究趣味和情调。散文家、藏书家姜德明选编了一本《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从题目就可以感觉到怀旧的味道。范用请启功题写书名，请邵宇画封面画，请曹辛之刻两枚图章印在封面上；内文竖排，每篇文章的开头留很大空白；扉页、目录页和序言加红色框——像老式的信箋。这件唯美的设计足可展现范用作为一位图书装帧设计家的个性和风采。

2002年，我调到三联书店工作，去拜访范用时，他给我看他保留的封面大样：一摞四开大的纸板上整整齐齐贴着一件件封面设计作品。一边看，他一边讲这些书的往事。开首的一页，用蓝色和红色铅笔写着：“叶雨书衣（红）——自选集（蓝）”。“叶雨”是他的笔名，业余之谓也。硕大的字，潇洒有力的笔画，透出他的自得和珍爱。数日后，他约我去家里，交给我一本二十四开、白纸装订的本子，是《叶雨书衣》的设计稿。已用铅笔画好了版式，一共七十多页，文字是一篇“自序”、一篇前些年《北京青年报》刊载的文章《减法的艺术》（署名晓岚），还有一篇，竟然是我前一年写的《2001 外国封面设计二二六帧·序》的选摘，其中谈到范用的设计艺术。我斟酌再三，提出请求：一，请范先生针对每一个封面写篇短文，讲讲设计时的想法；二，不仅收入封面设计，也选一些扉页和内文版式设计，以便看出整体设计思想（这本是范用设计的特点）；三，由我来查找

资料，简介每本书的内容，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设计。可是范先生对我的请求不置可否，他已经八十岁，也没有精力配合我的工作。后来我跟范先生约定，只要有空就去他家，和他聊这些封面，录下音来，回去整理后再交他修改。他笑笑，算是同意了。没想到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四年，直到2006年夏天才告一段落。其间，我曾向宁成春咨询，为什么一些书中设计者的署名不是“叶雨”，而是其他人，是否会有版权问题？宁成春告诉我，那时范用是社领导，封面设计要经他签发，他不能自己签发自己的稿件，所以他从不署名，谁帮着制作，就署谁的名。直到他退休以后设计的封面，才开始署“叶雨”。其间，我收到范先生的信，告诉我某个封面他记不起是否他设计的了，不要收入，以免误会……

书编好以后，我请宁成春写了一篇文章：《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者》；宁成春又请老一辈装帧设计家张慈中写了一篇《爱书、爱封面设计的痴情人——范用》，作为附录收在书中。《叶雨书衣》的整体设计，请陆智昌担当。陆智昌是香港设计师，来北京十多年了，他简约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当今图书装帧设计的走向。我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和范先生投缘，虽然他们没有来往。果然，陆智昌痛快地接手设计，而且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喜欢范用这些设计作品，“每一幅都有创造性，都是新鲜的”。他认为，范用设计时更重视图书的内容，但又不是与内容亦步亦趋，他的设计与内容之间有一种“抽象的默契”。正因为范用不是专业设计师，所以他的构思更大胆，更具冲击力。

陆智昌对我给他的图像资料很不满意，亲自找了咖啡色的衬纸，选择各角度的灯光和色调，将每本书重新拍照，重点强调其书卷气和厚重感。整本《叶雨书衣》的基调也是如此，朴素、疏朗，极力展示

作品的内力。或者说,《叶雨书衣》不仅展示范用的图书设计,也在展示范用主持编辑出版的一批影响深远的好书。可是到设计这本书的封面时,陆智昌似乎被难住了,做了许多方案,都不满意。出书日期一拖再拖,后来他灵机一动,采用书中范用自己的一件作品:曹聚仁《书林新话》的封面,稍加改动。《书林新话》是关于书的书,《叶雨书衣》也是关于书的书。封面画是一卷书、一柄剑、一只燃着烛的烛台和一只杯子,左上有题字曰: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是杜甫的诗句。这幅画包含了文、武、酒、夜,隐含着陆智昌对范用出版生涯的理解和尊重。

《叶雨书衣》是范先生七十多年编辑出版生涯中的最后一本书。

为叶先生编书

早年，我曾买过叶氏三兄妹的两本书：《花萼与三叶》、《未必佳集》。我很喜欢那些短小的、写小事的文章。1998年6月，我有机会见到叶至善先生，就向他约稿，他答应了。其时叶先生已八十岁。没想到三个月后我就收到了书写工整、剪贴仔细的书稿，约有二十多万字。我做编辑十三年了，如此工整清楚的稿件，还是头回见到。

浏览书稿，有些篇章深深触动了我，但感到内容结构有些乱，似缺主心骨。其中写得最富文学性、最有独特感受的，是那些回忆往事和记录作者七十岁前后奇怪心绪的文章。我怀着忐忑，把这些想法写给叶先生，很快就收到回信，信中说：

稿子没编好，您的意见提得都对，我都同意。杂感之类，事过境迁，没有多大意思；序言及书评，读者没有见到所序所评的书，接不上头，也舍弃为好。书名是安上的，序也写得牛头不对马嘴。我已经觉察非改不可。至于当初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以后有机会再面谈。我想能不能这样办：稿子寄回给我，在目录上，请按您的看法，加上或取或舍的标记，供我重编时参考。